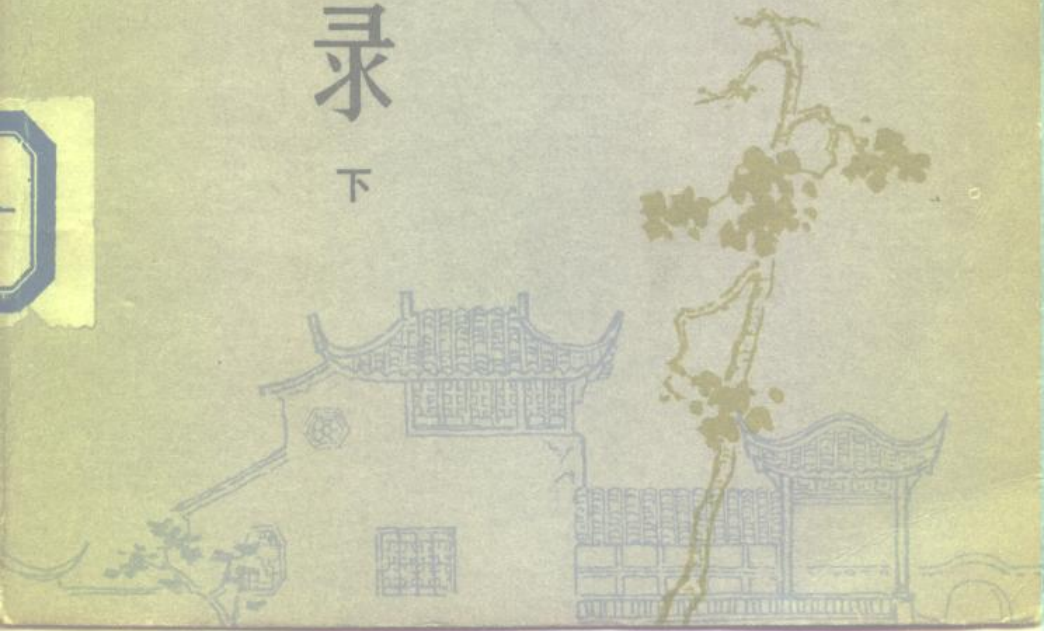


唐
人
著

蒋
后
主
秘
录

下



I 247.4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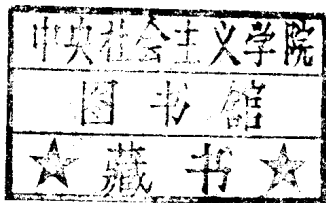
52385

唐
人
著

蒋后主秘录

下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部发行〕

蒋后主秘录（下）

唐 人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 1/2 插页2 字数218,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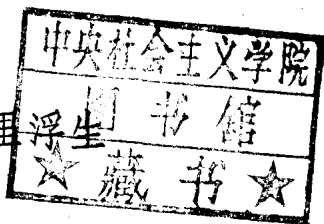
书号：10151·684

定价：0.97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唐人先生的遗著之一。全书以写实手法，揭露了台湾当局在“先王崩殒”“后主继位”之后风雨飘摇的内幕。分上、下两册出版。

这一回 算来梦里



话说蒋经国那一日闷郁不堪，可又有雨，暗忖不如如此这般，来一个“风雨微服‘公’访”，看看盐民生活，以示“亲民”，岂非着数？当下找“省主席”谢东闵一齐驱车前往，反正让报纸“图文并‘霉’”，突出“院长亲民，有图为证”就够了。不料乡间有人结婚，后主见状大喜，当下忙不迭“客串贺客”，折腾大半天，算是泄了口胸头难以言宣之“气”。

返回台北途中，蒋经国又陷入闷郁之境，但还得强颜欢笑，在谢东闵面前要充个“好汉”。那谢某见蒋“情绪正常”，便苦口苦面道：

“不瞒‘院长’说，台北地区的地盘下沉迹象，又在恶化。”

“又发现什么了？”蒋经国大吃一惊。

“淡水河主流居然改变航道，不过，幸亏速度不大快，否则不得了！”于是告诉他台北市与三重市之间的中兴大桥，由于桥下的淡水河已在逐渐变迁，桥墩有被冲刷可能，

122.02

地方已调拨公路建设基金四百万台币整修。至于那河流的闯祸情状，前年已经开始，一场风灾之后，淡水河在台北市端的主流河床深度忽告淤高，三重市端的河床则较去年加深零点三至一米，桥下的主流正在变迁。三重市端的第十八号到二十一号桥墩，基桩长度只有十三点五米，一旦主流改向三重市端，那墩基势必冲垮，没法支持，因此必须保护河床。但是，今后的变化如何？目前的“桥痛医桥”能维持多久，可不敢说，并且，在桥的本身来说，桥面年久磨损，行车震动，光景不妙，也必须加铺沥青混凝土，整修桥面的伸缩缝了。

蒋经国听得心惊胆战：地形的变化引起河流的变化，河流的变化引起大桥的变化，大桥的变化引起公共交通、人命安危的变化，而这只是台北地区的一部份，还不是天灾人祸的全面。

“这件事！”蒋经国和谢作别时叹道：“你辛苦了，总之不能出事。要知道‘中兴’这个词儿，正是家父对我的希望，如今我们处境不佳，名曰‘中兴’的大桥可有冲垮的危险，台湾大大有名的淡水河居然改道，这些都是不吉利的麻烦兆头，我们要小心呀！”

回到办公室，众智囊已在等候，为的是三件“大事”必须迅作决定。第一件：美方揭露蒋方“拼凑私制核弹”，已闹成个尴尬场面。承认或否认，都很头痛。如果承认，那就等于蒋经国在美方之前认罪：“妄图以私货原子弹导引大战，企图迫使美方为蒋火中取栗”，并且势必引起全

体中国人对蒋的深度恶感，如果否认，那美方掌握的证据确凿，吓得把原本给蒋的四个核发电厂的原料，临时删掉了一半，蒋方无以为辩，要辩又等于当面撒谎，影响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劣，这笔账很不合算，如何是好？众智囊已经拟了几个方案，听任抉择。

“就用‘仁政’的说法罢。”蒋经国苦笑道：“我每天看香港左报，他们说我是‘蒋Q’，阿Q本来是我同乡，这回他们一定又要说我是‘蒋Q’了。”于是消息发出，蒋经国对“核弹”一事宣布并无其事，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何以‘不为’，‘仁政’是也”！

“这几天正在过孔诞，”翌日蒋与属下相见，笑道：“孔夫子推崇仁政，我们能造原子弹而不造，志在减轻台湾人的负担，并且不对大陆人进行杀伤，岂非‘仁政’？”

“‘院长’哪，”智囊甲待众人离去，低声凑在他耳边说道：“刚才接到情报，台湾人在注意这件事情，他们说大陆有核弹，从来没有恐吓过我们，甚至每次核试，都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先用核弹，而且大家都知道大陆有这个，为的是打破核垄断，不受核恐吓，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大陆获得了尊重，现在‘院长’把核发电厂原料偷工减料，异想天开弄一个核‘蛋’壮壮门面，企图扰乱这个国际局面，他们说第一个当灾的地方极可能是台湾，到时候‘院长’如果藉这机会反共，台湾人是没法奉陪的了。”

“注意这种说法，”蒋道：“要查，查出那批人，就抓！‘好’在三十年里，我们一年到头都在戒严，一年到

头用的是‘戒严法’。”

“孔夫子的事情，”智囊甲又道：“外面反应也差，各校的年轻人，都在笑‘国府’倒退，历史倒退，反而同情起他们来啦！”

“我都说了，给我抓！”蒋恶狠狠地道：“他妈的这批东西等于共产党！”见甲欲言又止，问道：“还有什么？”

甲嗫嚅而言道：“没什么，只是孔教会有个希望，说‘总统蒋公’的尊孔复古，做得很够，因为他当年祭天祭孔，学袁世凯学到十足，来到台湾，把各地孔庙修的修，盖的盖，孔孟之道十分流行，无奈‘院长’还没有祭天祭孔，因此‘美中不足’，他们希望你穿上祭孔大礼服，率领文武百官，到孔庙祭上一祭，——”

“不行，”蒋经国道：“我愿意，可不能在今天去祭天，第一：如果这样，那么应该让严家淦去带头，这方面我就不能突出，这会变成‘亏本生意’。第二：美国朋友不只一次，不只一人对我表示，孔子学说实在已经过旧，用它作为一种学术理论研究则可，作为一个政权的指导思想则不可，因为和这个时代有着太大的距离。如今我正希望获得美国人的支持，如果来一个祭天——嗨，不好。”

这些“小事”打发过后，智囊们认为是第二件“大事”的宋美龄问题，倒是头痛。其实，宋美龄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她在美国交游广阔，美方朝野久知有宋，不知有蒋，当两党竞选越来越紧张之际，如何压低她的声望，藉

以抬高“院长”的地位，虽非要务，却属“问题”，因此必须作出对策。

“这样，”蒋对智囊乙道：“你是专门收集她一切谈话与行止的专家，你且报告她的近况。”又道：“大家不会误会我的意思，我和她是母子关系，无论如何，对外要保持一个和谐的局面。还记得这几个月中，我们连续扣留了香港《南华早报》和几家‘忠贞’报纸的事情吗？这几家可以进口到台湾的报纸太不识相，居然把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施高特的一个报告登了出来，主张美国在一九七七年初积极达成与北平的关系正常化，又希望北平对台湾不要使用武力，要知道这是今日美国非常流行的说法，不必解释，对我们有百弊而无一利。我们当然要回驳，可是担心有我们的人在美国随便开口。”

“我们都明白，”智囊乙道：“我们几个也曾商量过好几次，算是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想法：一定要向天下表明我们的态度，说宋美龄年纪老迈，浑身有病，不论在台在外，她已不能代表‘国府’，而今日之下，能代表‘国府’者，也只有‘院长’一人。”

“好是好，”蒋道：“只怕措辞不当，引起她的反感，那就会闯大祸。”

“‘院长’放心，”智囊乙道：“我们早已想到这些问题，认为一定要中央社发个消息，而且为避嫌疑，还是不用台北中央社名义发，改用中央社记者在美国发出专电的办法。美国嘛，不是我们管得了的；中央社嘛，又不是她

管得了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好好，那你说说。”

“我们想强调她的病，”乙道：“而且整个新闻的角度，是取之于‘夫人在美休养，健康情况好转’，说她好转，不是垂危，暗示她是‘院长’尊敬的长辈，不是有人在咒她早点儿见上帝，相信她自己读后，没法表示意见。”

“那你快说下去。”

“我们想周知举世，”乙道：“蒋夫人的健康情况已经好转了——尽管有点没头没脑，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为她的病情发过消息，但不要紧，有人问起来，就是说是纽约中央社的意思，事先并未征得‘院长’同意。而且用意良好，毫无不妥。消息可以说蒋夫人日前在巴尔的摩约翰浦金斯医院接受广泛健康检查，迄未发现有毒蔓延的现象。早先，医生怀疑她的胰脏、肝、或者脊椎骨患有癌症，但已经过切片检查，摄影检验证明无此病症。早先还另有一说，说她可能患有胆管结石的诊断，也已发现这是错误。”

“浑身是病，”蒋经国冷冷一笑，并无快意，因为他本身的“病种”也不止一两项，暗忖你们这样一写，表面上她没有什么病，但给人的联想，可——“哈，说下去吧。”

“可是，”乙道：“蒋夫人仍然患有一种痛苦的、神经上的病，叫做‘带状疱疹’，以及十二指肠溃疡。当她不必卧病在床时，也必须戴上护颈套，虽有动作艰难，发言辛苦的感觉，但没有大碍。这个护颈套的来源，是由于几年前她和‘总统蒋公’在台北遇到车祸时的影响，当时她曾

摔断几根肋骨。”停顿了一下，乙瞟了蒋院长一眼，才又接着说道：“提那次车祸，是为了在‘总统蒋公’车队中斜刺里撞向座驾车的，正是美国军车，提醒她美国当年要对‘总统蒋公’实行暗害，她也受累，今番形势有变，旧伤重提，让她和美国方面无从‘友谊’吧！”

“很好很好，”蒋经国满意地点了点头，道：“就这么拟稿，但要删掉几句，不必过分刺激。嗯，你们快拟稿，我要她在美国没人理睬！”

蒋经国希望世人忘记了宋美龄，但他希望台人记住了蒋经国，“祭孔祭天”不便过早抢严家淦的镜头，但换个方式，由台北市长林洋港主持当地的“大典”，而他自己跑到台中去主持“祭孔”，那就不但出了风头，也得以趁机突出了“重用台籍人士”的“后主德政”，暗忖此计甚妙，于是不再考虑“祭孔落后”与否的问题，在孔庙吹吹打打声中，分享一份冷猪肉去了。

然而接踵而来的“演出”，还不如“祭孔”那么简单，他又得前往金门。

“不是为了任何什么理由，”智囊们全都明白：“只为了‘慰问’金门马祖的驻军。因为美国顾问撤退金、马之后，前方军心不稳，而这些官兵几乎是清一色台湾人，影响之糟，使蒋经国废食忘寝。”

白云碧海，黄沙蓝天，台澎金马诸岛的地理面貌未变，变的是蒋经国的心理：越变越泄气。

金门照例的“欢迎”仪式，蒋经国其实已经看得厌

腻，但这回的“连呼好好，频频握手”，比任何一次来访都卖力：他必须摆出个“少壮派”的样子来，尽管年龄已近七旬，而精神状态“墓木拱矣”！

金门照例的“巡视地道、会议训话”，蒋经国更是熟极而流，尤其他选了个对岸“停发炮弹”之日，表演得更加有声有色。休息时那“司令官”道：

“报告‘院长’，有一件事要请指示。那是台湾有个饮食业财团，看中了金门，开了间富丽堂皇、足以和台北任何高级大餐厅比美的大餐厅，叫做‘美加美’，专做外国游客、美国顾问和高级军官的生意，因为本钱大，价格高，还有女招待，还可以跳个舞什么的；一开始就受到各方反对，说是‘国难’方殷，民生疾苦，尤其是金门前线，理该朴素勤俭，有所振作，为什么要开这种餐厅？”

“对呀！”蒋经国心不在焉，顺口敷衍。

“还有，”那“司令官”道：“对士气来说，也是有所不便，军官们上‘美加美’吃喝玩乐，那就是挥霍，那末士兵对之有何感想？”

“对呀！”蒋经国直打呵欠：“是不好嘛！”

“现在，”那“司令官”道：“美国顾问已经走光了，不少人希望地方上乘此机会，把这间餐厅封掉，或者把它改作伤兵医院……”

蒋经国闻言忍住了半个呵欠，忽地苏醒过来，忙说：

“这个，正好把它粉刷一新，重新开业。”

那“司令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紧张地听他说：

“这样，旁人不知道，你一定明白，我一而再，再而三，三次五次到金门来，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让七万五千弟兄心定点。军事有你负责，我到金门根本帮不上你的忙，是吗？所以嘛，这间餐厅你们就让它痛痛快快地开下去吧！这样做，教人家看到：美国顾问走了，走的是‘关系正常化’那条路，但国军将士不为所动，坚决反共！如若不信，‘美加美’的‘繁荣’为证！因此反证了金门局势安定，军心亦未动摇，大家有‘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那股子劲！”倏地声音放低：

“还有，你们高级军官在餐厅大吃大喝的时候，老实说一旁观看的弟兄们，也就无法‘士气大振’，如今大家都可以去了，只要有钱，一律平等！”

那“司令官”悟性甚高，闻言雀跃，大叫“院长英明”不已！只是蒋经国急于返回台北，否则准会参加“美加美扩业”的“盛大酒会”了。

他只能喝茶，而且是在短暂的航机旅程中。

“金门不错，”智囊们靠在沙发椅里为蒋加油：“特别是‘院长’那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美加美’之计，说得上是美上加美、不可再美咯！”

蒋闻言皮笑肉不笑，因为这一阵除了抱紧美国大腿那个老问题之外，尚有三件大事待商，而金马问题就是最末一个，也是最使他头痛的一个。

“快到台北了，”蒋瞅一眼窗外又拉上窗帘，说：“先说一件事情，你们知不知道？那是有人告诉我，二十几年

前我们自大陆撤退来台的时候，当时平、津、京、沪一带的扒手头头‘老头子’，也一齐跟了来，落居于香港和台湾，开山收徒，使当地的扒手增加了‘生力军’，而且本领非凡！有一年九龙乐宫戏院有个外国‘扒手大王’登台表演，实在厉害，但散场之后，他自己也发觉给扒走不少小东西，第二天有人送还，附有一信，说他不要神气，真正的扒手大王是我不是你！”又道：

“我不知道台湾扒手是第几代了，看来很厉害，再过几天，‘双十庆典’就要开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们要聚精会神搞好这个月的节目，因此，你们要一再提醒警察局，在这个月里，不但要防车祸，防火烛，防盗劫，特别要防扒手！否则影响之坏，难以估计！”

众智囊这才明白，“院长”何以如此重视扒手的道理。

“吃过晚饭，大家到我家里，”蒋忽地面色阴沉：“他们撤光了金马顾问，我们为这件事伤了好大的脑筋，看来还有什么要补一补，否则那个影响还是太糟。”

这么着，在那个阴风惨惨、天黑如墨的晚上，天母‘官邸’客厅加强灯光，听智囊甲报告金马目前情况。

“根据‘院长’的精神，”甲道：“美方撤退金马，存在着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是有影响，尽管我们‘辟谣’，但由于美国任何政党候选人都主张和北平关系正常化，以及由此而作出的人事安排，顾问撤退，使情况更加尖锐，使我们内部的‘耳语运动’更加广泛，因此‘院长’一再到金门视察，实在是——”

“这个不提，”蒋经国急道：“有什么新的？”

“有，”甲道：“我看，我们还是继续贯彻‘总统蒋公’的遗志：坚决守住金马，作为发生政治影响的一个基地。美方当然不赞成，昨天那个使馆的人和我开玩笑，说我们坚守金马，正是呼应北平的表现。一九五八年海战时，北平曾经通过广播，要‘国’军坚守阵地，缺少什么可以随时开口，共产党一定会送到金马守军手里。他还说，当年共产党要‘国’军牢守国土，今天却有了新的涵义，——”

“这些不说，你以为针对这个有什么对策？”

“当然是重申坚守的前言了！”

“好，还有什么？”蒋经国很不耐烦。

“那是目前的运输问题，”乙道：“我们的空军从台北到金门穿梭飞行，目的有二：表示态度和输送物资，为了避免对方雷达发现，因此采取低飞，以防击落，这个做法，以后定要加强，因为正是我们对于金马问题的反映。”

“使人不解的，”丙道：“美国官员和美国游客，最近到金门去的有增无减。分明美国官方撤退金马，但美国官民另有打算，公开唱对台。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找人在金门问过他们，他们说游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办，看来还是问题。”

“还有呢？”蒋经国仍旧很不耐烦。

“还有是，”丁道：“可能是一个例外，我们曾经发觉，有几个美国人游览金门的计划，在台北受到美国军官

的反对，但使馆人员可没反对。”

“那是什么意思？”蒋问。

“正在研究。”甲道：“我们几个，这一阵把气力放在这上面。”这当儿外间有人找智囊丁，丁接过电话回到厅中，脸如死灰，极力故作镇静道：

“司令部有报告来，我们损失了一个空军中尉，飞机给击落，牺牲了。”

“怎么？”蒋几乎跳起来。

众人也莫不惊慌。听丁在说：

“他姓邢名诒荅，那天上午十一时十五分从嘉义起飞，还没到达金门，已给击落，人机俱杳，这个中尉只有二十七岁。”

蒋经国闻讯愕然，目瞪口呆，喃喃地说：

“不会吧？真是共‘匪’击落的？”

“报告‘院长’，”乙道：“正在调查。”

“不会吧？”蒋失神地说：“共产党从来没有炮打过我们的飞机，即使开炮，也是逢单逢双说在头里，如果这回真是他们击落，难道他们对金门马祖的政策有了改变？”

听蒋这么说，众人意味到另外一个问题：除了共产党，难道还有谁的高射炮在对准蒋家的飞机？

气氛紧张起来，讨论混乱起来，一个原定一小时即散的会议拖到了四五个小时，蒋经国疲惫不堪，兹事体大，可又不敢怠慢。一方面要手下通知各方保守秘密，不得发表消息，一方面要空军厚恤死者，继续追查该机失事过

程，同时对美国更加恨得牙痒痒的，声嘶力竭道：

“从明天开始，严禁所有美国人到金门游览！这是对游客。对官方文武人员来说，也不得前往金门马祖，因为他们的人已经全部自金马撤退！”蒋的嗓门已作嘶哑声，还在喊，“我们还不在乎他们的顾问留在台北，他们可以从台北撤退！撤退之后也不许再到台湾来，他妈的别以为我蒋经国好惹，你们前脚离开台湾，莫斯科的海军后脚就跟进来！”说罢喘息。

“‘院长’！”众人慌了手脚：“这不开玩笑，这不开玩笑，这不——”

蒋经国自己，又何尝不知道这个样子乱发脾气“不开玩笑”？无奈他所想到的是：金门马祖美方撤退两三名象征性的顾问后，已使他的“小朝廷”有如打翻了一锅粥，万一美国大选之后对华政策来一个彻底改变，那他本来“孤王江山岌岌可危”的日子，更加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一切为了扭转白宫政策！”蒋经国沉重地要求手下，特别是要利用十月十日那天，打肿脸充其胖子：“今年，不许用什么‘辛亥革命纪念’，就是‘国庆日’！”他差点说顺了嘴：“这是最后几次了！”话到嘴边改口道：“你们在台湾内外筹备了这么久，经费花了这么多，到时候如果弄不出个名堂，那我简直无颜见‘总统蒋公’于地下！”

众人没料到，他又要到金门去：“为了鼓舞士气，十月九日，我决定再走一遭。那架飞机被击落，不管怎么